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我的中国心

——记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开拓者们

• 3 •

唐棣华 编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我的中国心

——记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开拓者们

· 3 ·

唐稼华 编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我的中国心
——记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开拓者们

• 3 •

唐 棣 华 编

◆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875印张 116,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34册

统一书号：7376·8 定价：0.8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编入一批五十年代末，响应党中央号召，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干部和知识青年，艰难困苦无所惧，身处逆境志不移的感人事迹。

我们可爱的祖国幅员辽阔，边疆的山山水水等待着去开发和建设。从黑龙江林海雪原的“北京庄”，到新疆风沙滚滚的军垦农场；从浙江海浪滔滔的大陈岛，到江西莽莽绿野的共青垦殖场，年轻的开拓者们，用自己的血汗和赤诚报国之心顽强地拚搏着。他们不图名，不为利，以苦为乐，以贡献为荣，志在振兴中华。这种高尚情操，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将来，也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胡乔木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要我为《我的中国心》丛书写几句话。我很愿意接受这个光荣的委托，因为我不但同书中的人物一样有一颗中国心，还同本书的编者、读者一样有一颗青年心。

《我的中国心》是一套由六个分册组成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它选辑了科学工作者、华侨、由台湾回大陆的人士、支援边疆建设的同志以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外友人的先进事迹，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不倦奋斗、做出贡献的人们，今天在各条战线上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们，何止千万。各大洲的国外友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人为之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以至生命。他们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感激和尊敬。以多样的形式、丰富的色彩、饱满的激情如实地写下他们的先进事迹，塑造他们的光辉形象，从而激发当

代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大革命热情，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顽强地学习和工作，勇敢地献出自己的一生——这正是我们的编辑、出版、新闻以及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洋溢在本丛书各篇中的，是深挚强烈的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几度面临严重的外敌入侵而绝不屈服，这一切让人们痛苦悲愤又催人振奋的可歌可泣的历史，正是由中国人民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用自己的泪和血写出来的。在敌人的屠刀、枪口面前视死如归，深信祖国的生存、利益和荣誉高于个人的生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我国人民最可宝贵的民族性格。中国共产党人是这种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的爱国主义摇篮中成长，并且在革命实践中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团结人民大众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顽强奋斗，战胜了一切内外敌人和种种难于想象的困难。无论环境多么艰苦、险恶，无论经受多大的挫折和牺牲，我们党始终战斗着，前进着，直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共产主义不但同爱国主义相对立，而且正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发展。

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是推动我们取得过去胜利的精神动力，而且也应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的精神动力。坚持党的领导，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当今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邓小平同志说过，“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

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邓小平文选》第347页）在对外开放、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中，坚持民族自信、自尊，是爱国主义在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应当忘记做亡国奴的屈辱；永远不会也不应当忘记先烈们为民族独立而流下的鲜血；永远不会也不应当忘记那些支持中国进步事业、革命事业的外国朋友流下的鲜血和所作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过，“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誓言，也是每一个爱国公民的神圣义务和责任。以热爱祖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全部力量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是做一个中国人的起码的道德。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有志气的。穷的时候有骨气、有志气，在改变贫穷面貌而进行的奋斗中，以至在逐步富裕以后，同样也有骨气、有志气。本书第二册介绍了几位我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情况。当他们取得成绩以后，在荣誉、物质和其他种种优越条件的诱惑面前，毫不动摇，坚定地回答：“我的祖国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

“我是华夏子孙”。外国朋友从这些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中认识到：“‘祖国’这个词不仅可以从字典中查到，还可以从中国人的心灵上找到”，“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保持和发扬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让它一代一代在中华民族子孙的心上深深地扎根，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在各方面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崇高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趁这个机会，我愿向本书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向一切辛勤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的同志，向所有支持过和正在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外国友人，表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感谢和敬意。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种子之歌	(1)
天山之子	(48)
灿灿的青春为祖国换来了什么?	(81)
开拓者的土地	(91)
——来自大陈岛的报告	
风雨共青路	(102)
一个牧马人的自述	(118)
戈壁的女儿	(137)
再访宋协瑛	(146)
胡杨泪	(162)

种子之歌

樊 和

我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地球上就有了你。

但我知道，早在亚当和夏娃问世之前，你就是这个星球的主宰了。

人类本身就是从你的王国中演变而来的。所以，人们对你的爱，并不亚于爱人类本身。

种子——人们这样称呼你，简约而明了。

生物学家对你最简单的称谓是：种子植物的胚株受精后长成的结构。这多么准确、严谨，又多么富有深远的含义啊！

艺术家、特别是诗人口中的你，就颇为浪漫了：你是历史的果实，你是昨天的使节，你是未来的孕母，你是生命的序曲……

体育界则自豪地用你来奖赏那些出类拔萃的选手，这大概是由于你出身于竞技场的缘故。生存、繁衍到今天的你，是从亿万倍的同类中竞选获胜的佼佼者。

啊，种子！

我把笔下的人物比作你来歌颂，是因为他们具备你的一切优秀品质。他们，是事业发展的种子，是社会竞技场中的

种子选手。他们身上，凝聚着我们民族最美好的品德——种子精神！

序曲 乐洒天涯

将近三十年前，
华夏大地育成了数以千计的种子。
这种子对母亲说：

请给我翅膀，
我的志向和归宿，
在那遥远的地方；
请翻动犁铧，
在亘古的戈壁上，
豁一道深深的垄沟；
我——
要在您赤裸而粗糙的胸脯上，
盖一件绿色的衣裳……

1955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跨进了生命的第六个年头。短短的几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使苍老病弱的祖国返老还童，青春勃发！

就在这一年，用汉语、朝鲜语、英语等文字签署在停战协议上——朝鲜战场上的硝烟消散了；

就在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正在五万万人民的手中铺展；

就在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西北边疆建设振兴的新时期开始了。

祖国在召唤，边疆各民族人民在召唤——开发大西北，新疆需要建设者！

北京振动了，中央机关振动了，团中央机关振动了，支边的报告、申请书象雪片一样飞来。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们，都有着这样难忘的回忆：尽管那时我们国家还缺少冷静；然而，热火朝天确确实实是那个年代的特征。热情的人民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毕竟使沉睡百年的中国恢复了生机。在那个难忘的年代，那时党的需要，祖国的召唤，就是青年人的志愿。青年，就象紧绷在时代弓弦上的鸣镝，只要党引弦一发，他们就会呼啸向前。

1983年的春天，从绿树繁花的江南扑向祖国的西北角，投入乌鲁木齐的怀抱。绿色的春风，吹拂在白杨、垂柳的树梢上，垂青、发芽、结果，无数颗种子，乘着杨花柳絮随风飞舞。

5月的一天，翻着浆的路上，开来一辆轿车，飞快地驶进了乌鲁木齐市南郊的延安宾馆。几位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跳下车来，急匆匆兴冲冲地进了一间客房。

他们是谁？为什么这样匆忙？

三十年前，就是他们，先后离开团中央机关，自愿报名来到新疆。此刻，他们正焦急地坐在沙发上，等待着同当年的老领导、今天的党中央总书记，叙叙旧，谈谈心。

“来了多少位同志呀？”门外传来耀邦同志的声音。他，刚出访南斯拉夫归来，身上还披着亚得里亚海的风尘。虽然

日程表以分秒计算，但他还是要挤掉些休息时间，见见他们，见见这些曾经一起摸爬滚打，后来离开他远走高飞的“小鬼”。快三十年了，他早想见见他们。

大家围坐在耀邦同志身旁，拉开了家常。谈笑间，有人说起，当年一块来新疆的同事，有的已经抱上了孙子。

“噢，有了第三代了，开花结果了嘛！”耀邦同志站起身来，兴奋地挥动着双手：“还是那句老话，大丈夫志在四方嘛！”

听到“大丈夫”，一位方脸盘、红脸堂的汉子会意地笑了，心里想，是那句老话。同当年说的“好男儿志在四方”一样。这红脸汉子叫王书龄，是自治区农业厅办公室主任。

说起志在四方的大丈夫，王书龄是当之无愧的。1955年9月，从北京出发到新疆的那个时刻，他当新郎官还不满一天哩！

王书龄，当时在团中央搞基建工作，正在团中央新办公楼的建筑工地上。工程由北京市某建筑公司承担。王书龄精明强干，作为甲方——团中央的代表，他的才干得到了乙方的赏识。那时，正是落实“一五计划”的措节儿，哪儿不缺人才呢。

于是，一纸商调公函从北京市委组织部转到了团中央机关。

伯乐能相千里马，好小伙儿也逃不出姑娘的慧眼。有心人发现，建筑公司的团干部马玉英（现在名为马辉）常常和王书龄漂在一块。

自愿报名去新疆，当然少不了王书龄，可是任凭他使出

浑身解数，领导就是不松口，眼瞅着出发的日期迫在眉睫了，王书龄进行了最后的争取。

禁不住猛烈的攻势，领导不得不向他摊牌：

“北京市急需干部，点名要你。”

“不！新疆我去定了”。王书龄脖子一梗。

“首都也需要建设，你又是北京人。”

“边疆更需要！”

“那么……”领导神秘地一笑，“小马……小马怎么办？”

“……”

咦？领导怎么知道的？王书龄搔了搔头皮：“没想，先去了再说！”

“这不是开玩笑……”领导略一沉吟：“好吧！你要去，先结了婚再走。”

“行！只要她乐意，明几个结也行。”

洞房花烛夜是甜蜜的，也是短暂的，婚礼的第二天，告别了一日妻子，告别了故乡，王书龄——这个大丈夫，走了。

几乎同时，一份商调公函从团中央转到了北京市委：请求速调马玉英同志到团中央工作。她，所在单位没有援疆任务，到团中央，是为了随后续部队，去追新郎。北京市的伯乐怎会料到，千里马没得着，却赔了个夫人。

王书龄是幸运的。当然，报了名却领不到支边签证的毕竟是大多数，至于有多少人望着西去的列车哭鼻子，就难以数计了。

从1955年到1957年，团中央有三十多位同志先后支援新疆。伙伴们象欢送英雄一样，在欢送仪式上，有这样一条横

幅：越过高山平原，战胜暴风骤雨，年轻的燕子你飞吧，只要你记住母亲的祝福。

他们，背负着事业和理想，满怀着憧憬和希望，向着天山，向着塔里木，出发了。

然而，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是创业的艰辛？是开拓的欢乐？是花团锦簇的前程？谁也不知道。

三十年过去了，远在天边的他们，几乎被人们淡忘了。这也难怪，在三十年中，人们几经折腾，有的连自己的历史都忘了。

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忘记他们。他，就是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这不，他和他们坐在一起，正谈笑风声呢。

三十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是怎样工作，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去年秋末，为了寻觅他们的足迹，我踏上了新疆——这六分之一的国土。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我四次翻越天山，飞机、汽车、自行车、马，古老的、现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先后见到了他们中的十八位……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在那片荒芜而充满希望的田野上，他们洒过热汗，淌过眼泪，也流过鲜血，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历尽沧桑，享受过奋斗的喜悦，也饱经了岁月的坎坷。他们在石缝中扎根，向着太阳生长……从他们身上我体会到一种精神，一种力量。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开始，我曾经把他们比作天山脚下的珍珠。然而，同这种精神相比，我越来越觉得，珍珠太华丽，太柔弱了，根本无法概括那朴实、那粗犷、那坚强……

我忽然想到了种子，我恍然发现，珍珠虽然珠光宝气，

毕竟没有生命，种子生来质朴无华，却蕴含着造物的生机。
这种子精神，激励着我拿起笨拙的笔，写一首种子的歌。

第一乐章 冰层下的信仰

如果母亲错怪了你，请千万记住，对于她只能用真诚去
回报，不能有半点的玩世不恭，更不能开半个玩笑。

——林耕

火一般的底色上，交织着金黄的镰刀、斧头；
党旗下，高擎着两只右手，一只大而瘦，一只小而丰
满，都攥成了拳头；

誓言——陕西男中音与湖南女高音的合声：“……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1983年，党六十二岁生日这天，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的
两名新成员，正在进行入党宣誓。他们是两公婆*。

丈夫望着党旗，肺腑之言随着热泪涔涔涌出：“从懂事时
起，我就象歌儿里唱的，把您比作母亲，我的名字还是您给
取的呢！二十多年来，我被当作您的不肖子孙，但我始终相
信，您不会永久错怪您的儿子。”

二十七年前，他犯了右派言论“错误”。他的所谓大逆不
道的右派言论，主要是两句话。其一，他喜好文学，他说
过：“自红楼梦和鲁迅之后，中国再没有出现更杰出的作品和
更伟大的作家”——这是否定“讲话”以后文艺工作的辉煌

* 两公婆：北方方言，意为老夫妻。

成就，是反党；其二，他更关心政治，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后，他说：“这象是在搞阴谋”——这更是明目张胆的反党，因为，反对苏共中央无异于反对中共中央。

罪状，是闲谈之后，被要好的同志追记下来，并“奋勇揭发”出来的。

这一年，他下放劳动了；1959年，他被分配到“盲流收容集训队”；1961年，他遭受了灭顶之灾——开除公职和团籍……

他，十九岁就参加了革命。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跨进了“而立”之年，却丢掉了革命的权利。

是非，黑白；光明，黑暗；世界上一切对立着的事物，仿佛一夜之间都颠倒了。这天下午，他在马路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徜徉着、徘徊着。一缕缕阳光钻过白杨树叶的缝隙，筛落在他的身上，那跳动着的图案，就象一个个问号：

为什么，对党一片赤诚，却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为什么，“知心换命”的好友，要从背后捅自己致命的一刀？为什么，有些党员象爱说谎的孩子一样，毫不脸红地编织着惑众的谣言？难道说，党在我身上花了十几年的心血，我却要匏瓜徒悬不成？开除公职，两手攥空拳，还不如判个无期徒刑……

橙黄色的暮霭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苦闷吞噬着他的精神，他的心在涓涓地滴血，他感到衰竭枯萎，他快支持不住了，他甚至后悔了：林耕啊林耕，早知今日，你当初为什么偏要到这儿来？

他，原名叫张万钧。1948年，西安地下党组织准备派他去解放区，为安全起见，党组织给他取了个假名叫林耕。后